

从春晚舞台走出的十二花神

时间的流逝,岁月的更迭,在现代社会是司空见惯的自然法则,但在古人的世界里,时间是有颜色、有气味、有性格的。一年十二个月,月月有花开,月月有神明。

不久前的春晚舞台上,一个名为《贺花神》的节目,将这种古老的时间美学重新拉回大众视野。节目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“白玉十二月令组佩”为灵感,用光影与舞蹈,徐徐展开一幅中国人的十二月令花神体系的长卷;十二月历史与文学长河中的璀璨人物,在舞台上化身为十二个月份的守护者,祈愿国泰民安、盛世恒久。

这不仅是一场迎接新年的视觉盛宴,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十二月令审美遐思的深情回望。当历史名人的命运与时令花卉的物候交织在一起,时间便不再是冷冰冰的刻度,而是充满生命律动与人文温度的浪漫诗篇。

缘起于文学的浪漫
花朝月夕与花魂人魄

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形成,往往脱胎于百姓顺应自然的农耕生活习惯。古人敬畏自然,盛行祭祀花神,对花神的崇拜,便成了“花朝节”的核心。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中,关于花神究竟是谁,早期的解释并非确切。古籍里最早提到的花神有两位:一位是女夷,掌管世间万物的生息;另一位是花姑,善于培育花卉。此时的花神尚是一个统称,而非后世民间津津乐道的十二月花神。

随着时间推移,花朝节逐渐成形。这个节日的时间因南北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,多集中在农历二月(如二月初二、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等)。它发轫于先秦,在唐宋迎来兴盛时期,与中秋节遥相呼应,构成了中国文化里花朝月夕的绝美意境。唐代的花朝节,多是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游园集会、吟诗作赋的盛会;而到了宋元明清,花朝节褪去了高冷的外

岁华如水,花影千年
中国人的十二月令与时间美学

衣,深深融入了市井百姓的生活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描绘的春日盛景,便是最好的明证:“次第春容满野,暖律喧晴,万花争出粉墙……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,白面歌近画桥流水。”人们祈福祭神、挑菜扑蝶,在生机勃勃的春日里纵情欢歌。

在花朝节的历史流变中,唐代武则天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这位女皇爱花如命,明人笔记中记载,在百花生日这一天,她会命令女官用百花花瓣制作精美的糕点赏赐群臣。而关于她与花神最著名的传说,莫过于“怒贬牡丹”。相传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,武皇乘兴下令让百花齐放。百花仙子慑于皇威,纷纷在雪中绽放,唯有牡丹仙子抗旨不从,坚守着时令的底线。武皇大怒,命人将长安的牡丹付之一炬,并尽数贬至洛阳邙山。这则带有神话色彩的典故,看似写帝王的霸道,实则暗含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敬畏,以及对牡丹不畏强权、顺应本性的赞美。

到了明清时期,民间对花神的想象更加具象化,十二月神被彻底人格化。人们将历史名人、文人墨客与十二个月的月令花一一对应。有的版本是十二位男性花神,有的则是十二位女性花神,甚至还有男女混合的版本。神话与历史、风俗与节庆,在民间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添枝加叶。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用一篇《葛巾》,将这种花魂人魄的文学浪漫推向了极致。洛阳书生常大用对牡丹爱到痴狂,远赴曹州寻花,偶遇了绝色人寰的牡丹仙子葛巾。葛巾被他的情痴打动,由花化人。她不仅治愈了常大用的相思病,还以白银相助,这份深情与果敢,代表了花神亦有凡人的热烈与担当。婚后,葛巾不仅是温柔的妻子,更是有勇有谋的当家人。面对强盗,她与妹妹玉版身着华服,以花神的凛然气势从容退敌;她还主动为常大用的弟弟牵线搭桥,促成良缘。

然而,人性的多疑最终击碎了这场人花之恋。当常大用发现妻子竟是名种牡丹的化身时,他的猜忌像一把利刃。葛巾心灰意冷,带着玉版决然离去,姐妹俩扔掉了两个孩子,所弃二子最后化为两株紫白相间的牡丹。她可以为情化身温柔的女子,却绝不容忍爱人的背叛与轻视。葛巾的出现与离去,如同一场绚烂的花期,她身上既有人类女子的爱恨嗔痴,又有牡丹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华贵与不容褻渎。这段故事象征了古人将花卉人格化的最高期许,也将这种浪漫永远留在岁月的泥土里。

瓷与玉里的岁月流转
匠心与物候的交响

如果说文学中的花神是缥缈的浪漫,那么历代工匠则试图用最坚硬、最温润的材质,将十二月令的流转定格在器物之上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“白玉十二月令组佩”,便是这种物化时间的巅峰之作。这套组佩由一整块极品和田白玉雕琢而成,玉质温润无瑕。全套共十三件,聚可成组,分可独立成意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中心璧形花蕊的转心工艺——六个圆环相互套叠、镂空而成,且能灵活转动。花蕊一面雕刻着水仙、海棠、万年青、灵芝,另一面则雕刻着阳文篆书的“十二音律”(黄钟、大吕、太簇等)。在《礼记·月令》中,早有将十二月令与十二音律相对应的传统,这套玉佩便将这种抽象的历法与音律之美,与具象的花卉完美融合,精美至极。

环绕花蕊的十二件花瓣形月令佩,分别雕刻着南方视角的十二种代表花卉:梅花、杏花、桃花、芍药、石榴、荷花、秋葵花、桂花、菊花、芙蓉花、山茶花、水仙花。玉佩背面的阳文篆字“梅蕊传春”“杏林吐艳”“金菊庄严”等,无不透露着古人对季节轮回的欢欣与敬畏。由于中国南北方花信早迟有别,这套组佩反映的更像是南方的十二月神体系。

与玉器的温润不同,陶瓷上的十二月令,则展现出另一种极致的脆弱与刚健。景德镇御窑专为清宫烧造的“康熙十二月花神杯”,无疑是陶瓷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
康熙年间,天下初定,清廷推崇汉学。在帝王与官员的共同督造下,御窑厂将民间的花神信仰进行艺术升华,创烧了十二月花神杯。这套组杯遵循“一杯一花”的原则,小巧玲珑。杯体一面绘当月花卉,一面题咏常取



清康熙青花十二月花神杯, 龙美术馆藏。

自唐诗经典诗句,诗尾钤有篆书“赏”字小印。十二月花神杯的迷人之处,在于其制瓷工艺的极致。明代文献曾夸张地记载过“脱胎瓷”与“卵幕杯”,而康熙花神杯则真切地让匠人的神迹落入凡间。杯胎薄如纸片,釉面光亮,倘若将杯子置于光线下,可以透过瓷壁清晰地看到另一面的花纹细节;拿在手中把玩时,亦能感到一种令人屏息的轻薄娇媚。然而这类瓷杯却在表象之下展现出不同俗骨气,口沿外折,一气呵成,腹壁渐收,肌肤之下似有金玉一般的内质。这种婀娜刚健的古瓷之美,是后世仿品极难企及的。

清宫在烧造这套花神杯时,并没有摒弃民间的勃勃生机。在民间的花神谱系里,男版花神往往令人捧腹,比如石榴花的花神竟然是豹头环眼的钟馗。这种混合着传说与节庆的民间趣味,被宫廷吸纳,再辅以五彩或青花工艺的文雅着色。五彩的浓烈在瓷器上化作古拙的意趣,弥补了瓷绘在笔触上不如纸本绘画的遗憾。

古人为何要烧造这样一套以十二月令花卉为主题的酒具?有人说是为了挑战陶瓷技艺的极限,但更可能是为了创造一种关于时间的纯粹美感。它迫使后世的使用者小心翼翼地对待它,如同呵护一个肌肤吹弹可破的美女,去感受时间的流逝与美好。每个月,用当令的花神杯品茶饮酒,岁月的更迭便在这一拿一放之间,变得风雅而具体。

丹青卷里的物候与时间
古人的时空折叠

中国文化有着一套极其复杂且充满诗意的计时方式。天时、地气、物候,皆可作为时间的参照。物候体系是古人借用自然物的变化来设定的时间转换标准。当时计手段逐渐固定后,岁时节令的绘画作品,便成为展现这种时间概念的重要载体。在历代丹青中,“月令图”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题材。所谓“月令”,原本指依照十二个月颁布的政令,明清时代才普遍成为画名,专门表现岁时风俗。

清院本《十二月令图》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。这类绢本设色的图轴通常由多位宫廷画家合作完成,共十二幅,悬挂于宫廷之内,每月更替。不同于西方绘画执着于单一瞬间的捕捉,中国画师在这套图中巧妙地施展了“时间折叠”的魔法。在多层次的空间内,同一个月份里的不同岁时活动被并置于同一个画面中。例如在一月景中,既描绘了元宵灯会的璀璨,又在庭院角落画上了孩童戴面具做戏;五月景中,远景是龙舟竞渡的激烈,左下方则是人们遵循端午习俗准备药品的安静场景;九月景里,赏菊的闲适与登高的辽阔同时出现。这种处理方式,让静止的画面产生了时间的流动感,观者的视线在空间中游走,仿佛经历了一整月的时光流转。

这种主题在明人绘画里已见初章,譬如晚明画家吴彬的《月令图》,就以农历十二月的民间活动为主题,结合明代南京的名胜景点,细腻描绘了元夜、蚕市、端阳、中元、赏雪等十二段场景。画风精

致纤丽,人们在不同的时序中进行着不同的活动,塑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时间记忆。到了清代,宫廷画家更加丰富了这种主题,如晚清沈振麟绘制的《十二月花神册》,将目光聚焦于纯粹的植物之美。册页共十二幅,每幅绘有两种当季花卉,从兰花、牡丹到枫树、红梅,画面纤丽清雅,充满逸趣。

透过十二月花神、十二月令,可以看到帝王们对时间的艺术表达,有着更立体的追求,这种追求有时也会突破时间的框架。如雍正朝《深柳读书堂美人图》(即《十二美人图》)。这十二幅画作原本并非卷轴,而是放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内一组十二扇围屏上的装饰画。十二位美人端坐室内,对应着十二个月份。当这组插屏竖立在宫室之中时,十二个月份的时光流转被整合进了一个物理空间。画中极强的空间纵深感,不仅在视觉上延伸了室内的空间,更在心理上将一整年的光阴,妥帖地安放在了帝王的起居之所。在月令与花神之外,时间与空间也能通过一个个优雅的美人,达成了最完美的交融。

除了欣赏自然,古人还将这种时间的游戏融入了抵御严寒的日常中,最富代表性的便是冬日里的“九九消寒图”。冬至,是阴极之至,阳气始生的时刻,也是“数九”的开端。从冬至起,九九八十一天后,便是春回大地。在漫长的熬冬岁月里,消寒图成了古人兼具日志与游戏功能的雅玩。

如“画九”,多用紫色画卷绘九枝寒梅,通常每枝九朵花苞,也可以一枝九朵,每朵九瓣。每日涂染一瓣,“梅花点遍无余白,看到今朝是杏株”,色彩的逐渐丰满,意味着春天的脚步越走越近;此外,还有“写九”,这是清代从宫廷到坊间极为流行的方式。选取九个九画的汉字,如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,以空心字写就,每日按笔画顺序填涂一笔,填字之余,还可记录当日天气。在这充满仪式感的填涂中,古人将难捱的寒冬转化成了充满期待的生活图景,凝结着农耕时代的经验与冬藏待春的生命哲学。

在时间的容器里,期待新生

从春晚舞台上惊鸿一瞥的十二月花神,到故宫里温润无言的白玉组佩;从薄如蝉翼的康熙花神杯,到丹青卷里流转的月令风俗。中国古人从未将时间视作单向流逝的枯燥刻度,而是将其化作了可以触摸的美玉、可以品饮的瓷杯、可以游赏的书画、可以等待的繁花。

一年有十二个月,月月有花信,岁岁有期盼。物候的更迭,不仅是自然法则,更是中国人内心的节奏与审美的寄托。尽管在数字时代,我们有无数种精准感知时日的办法,但那种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的细腻心思,那种“一杯一花”的敬畏与风雅,依然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,我们或许不需要再靠“数九”来盼望春暖花开,但依然可以像古人一样,为平凡的日子赋予一点仪式感。在漫长的等待中期待新生,在花开花落间体悟生命的丰盛,这或许就是十二月令留给我们最浪漫的文化遗产。

文汇报
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

清沈振麟《十二月花神册》之莲花。

参加工伤保险
保障职工权益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